



塔上旗



安·谢·马卡连柯 著
文颖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塔 上 旗

安·谢·马卡连柯 著
文 颖 译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1980 · 北京

本书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史科学研究所“马卡连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马卡连柯全集”第三卷莫斯科 1950 年俄文版译出。用内封塔上旗作书名，单册出版，供教育工作者参考。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伊·阿·凯洛夫(И. А. Каиров)，编辑委员是加·斯·马卡连柯(Г. С. Макаренко)，耶·恩·米定斯基(Е. Н. Медынский)。

本书译文曾由本社请孙广英同志校订。

塔 上 旗

安·谢·马卡连柯 著

文 颖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1/32} 印张 18.5 插页 字数 431,000

1957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2 月第 2 版

198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5,001—38,500

书号 7012·043 定价 1.50 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5
重要人物表.....	7

第一 部

1. 人是一眼就能看透的.....	9
2. 三个牛肉馅饼.....	15
3. 好心的奶奶.....	16
4. 雷席柯夫的出奇的冒险.....	21
5. 花园里的早饭.....	23
6. 在车厢单间里.....	27
7. 在自己的街上.....	33
8. 夜晚.....	39
9. 山羊.....	42
10. 最初的印象.....	49
11. 两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对话.....	54
12. 完全不信任.....	62
13. “剥削”.....	64
14. 弄不明白的事.....	74
15. 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82
16. 纽约鲨鱼.....	85
17. 愉快的谈话.....	89
18. 不能使人人都痛快的一番话.....	94
19. 他还是个生人呢.....	103

20. 不公平	111
21. 鲁斯兰	114
22. 布留姆运动场	120
23. 十分有趣的思想	125
24. 公园里的姑娘	129
25. 椅子腿的横档	133
26. 出风头的人物	138
27. 你得答辩	143
28. 雨后	149
29. 随你们怎么处置吧	153
30. 光荣的、无敌的第四队	161

第二部

1. 不可能吧!	169
2. 万尼亚	177
3. 老帐和新帐	184
4. 终身的友谊	193
5. 铸工热	202
6. 钮扣眼	208
7. 扁担	211
8. 各人有各人的计划	216
9. 法律事件	220
10. 接吻	230
11. 一条快活的狗	233
12. 秘密的事件	239
13. 一封给您的信	244
14. 菲里卡	251
15. 四千转	260

16. 休息	275
17. 新鲜空气	278
18. 这才好啊!	285
19. 幸福的八月	291
20. 克烈依采尔	299
21. 机械的眼泪	306
22. 担保	312
23. 生活里什么事情都有	319
24. 咱们叙一叙旧情	325
25. 这没什么不好	330
26. 愤怒的过程	334
27. 各有所好	343
28. 挂在墙上的计划	351
29. 波利斯·戈都诺夫	357
30. 偷窃	362
31. “久别克”	369

第三部

1. 战报	378
2. 拒绝	384
3. 有趣的算术	392
4. 五月一日	401
5. 白刃战	407
6. 露营	412
7. 伊果里·切尔尼阿文的心	419
8. 午睡	428
9. 爱发脾气的老人	435
10. 他真会叫喊	441

11. 搜查.....	457
12. 在旗帜下面.....	465
13. 严重的事情.....	470
14. 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480
15. 第一队队长.....	489
16. 为了我的生活，我感谢您！.....	494
17. 塔上旗.....	502
18. 什么叫热情.....	509
19. 在新工厂里.....	520
20. 敌人.....	530
21. 我们要记住.....	542

附录

一辈子.....	550
论中篇小说“塔上旗”.....	554
给费·列文的一封公开信.....	560
给“文学报”编辑沃依青斯卡娅和批评家费·列文.....	566
注释和说明.....	573
索引.....	581



编者的话

中篇小说“塔上旗”是安·谢·马卡连柯所写的关于捷尔仁斯基公社的最后一部艺术著作。

中篇小说“塔上旗”是1938年写成的。

作者保留了公社的原来历史的真实材料，可是改变了公社的名称以及某些教师和学生的姓名。

在捷尔仁斯基公社里，集体的多方面的生活和活动达到了高度的完善。因此“塔上旗”提出了在“教育诗篇”里只略略接触到的一些有关集体教育的问题。

跟“教育诗篇”不同，“塔上旗”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这就使作者能够毫无拘束地展现工学团主任阿历克塞·斯捷潘诺维奇·查哈洛夫的形象。

查哈洛夫不仅是这个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代表这个集体的光荣和义务，体现这个集体的良心。他用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思想武装这个集体，培养新人，使他们参加为祖国谋福利而进行的创造性的劳动。

本卷所载的中篇小说“塔上旗”是根据作者生前准备付印、死后不久出版的版本（“塔上旗”，文艺出版社，1939年版）排印的。

作者准备出中篇小说的单行本时，把最初在“红色处女地”杂志 1938 年第六、七、八各期发表的原文删节了。1939 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删去了“一辈子”那一章。现在根据“红色处女地”杂志 1938 年第八期上的原文将这一章放在本卷的附录里。

附录里还包括安·谢·马卡连柯在 1938 年 10 月 18 日跟读者讨论中篇小说“塔上旗”的座谈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以及作者给费·列文的一封公开信。在这些文件里，安·谢·马卡连柯把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完全揭示出来。此外，附录里还包括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仁斯基公社的学生给“文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卷末附有注释和说明及索引。



重要人物表

伊凡·戈里欽柯(爱称万尼亞、万卡、万紐沙、万紐希卡):先是流浪儿,后来是五一工学团第四队的队员。

伊果里·切尔尼阿文(又叫伊果里·切尔諾戈尔斯基):先是流浪儿,后来是五一工学团第八队的队员,最后担任队长会议秘书。

万达·斯塔得尼茨卡娅(爱称万多奇卡):先是流浪儿,后来是五一工学团第十一队的队员。

格利希卡·雷席柯夫:先是流浪儿,后来是五一工学团的敌人。

符拉季米尔·別古諾克(爱称沃洛佳、沃洛季卡):五一工学团第四队的队员,并且是工学团的司号。

沃連柯:五一工学团第一队的队长。

阿历克塞·綏夏斯基(爱称阿辽沙、阿辽希卡):五一工学团第四队的队长。

維克托尔·托尔斯基(爱称維嘉、維契卡):五一工学团队长会议秘书。

阿历克塞·斯捷潘諾維奇·查哈洛夫:五一工学团主任。

瓦西里·涅斯捷連柯:五一工学团第八队的队长。

彼契卡·克拉夫楚克: 五一工学团第四队的队员。

米哈伊尔·魏塔里(爱称米沙、米希卡): 五一工学团第八队的队员。

亚力山大·奥斯塔普钦(爱称萨沙、萨希卡): 五一工学团第八队的副队长。

桑乔·左林: 五一工学团第八队的队员, 伊果里的辅导员。

克拉娃·卡希列娜: 五一工学团第五队的队长。

鲁斯兰·戈罗霍夫: 五一工学团第一队的学生。

索洛蒙·达维多维奇·布留姆: 五一工学团的生产主任。

奥克沙娜·李托夫倩科: 住在五一工学团附近的女孩子, 后来是五一工学团第十一队的队员, 最后担任第五队的队长。

玛尔克·格陵加乌兹: 五一工学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

菲里卡·沙利: 五一工学团第四队的队员。

伊里亚·鲁德涅夫(爱称伊留沙): 五一工学团第十队的队长。

菲里普·布拉仓: 五一工学团第三队的队长。

彼奥德尔·彼德罗维奇·沃尔古诺夫: 五一工学团的总工程师。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克烈依采尔: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彼奥德尔·沃罗比约夫(爱称彼契卡): 五一工学团的司机。

符拉季米尔·柯洛斯: 五一工学团第一队的队员。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 五一工学团的女教师。



第一 部

1. 人是一眼就能看透的

这个故事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的。

冬天的薄冰，只有让各种破乱东西，象草灰、层层的稀泥、畜粪等挡住了太阳的地方，还没化尽。火车站广场上的碎卵石却让太阳晒暖和，卵石之间的泥土也已晒干，因此，车走过的时候，车轮后面便扬起一股新的尘土来。广场中央是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夏天，小花园里的矮树长出叶子来，倒还象个花园；现在，这儿简直是块烂泥地，光秃秃的枝子颤抖着，好象大地上不是春天，而是秋天似的。

从广场有一条马路通到小城里去。这个小城很小，往往在地图上都不易找到。有好些人要不是必得在这个跟小城同名的中心站换车，那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小城。

广场上有几家小铺子，那还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开设的。旁边有一个邮局，门上挂着一块鲜明的黄牌子。邮局旁边停着一辆歪歪斜斜的马车——敞篷马车，拉车的两匹乡下的瘦马站在那儿闲得无聊。广场上来往的人不多，一大半是铁路工人，他们手里

拿着提灯、一卷卷的繩子、三合板的手提箱。有一小排等火車的旅客，他們是农民，坐在火車站牆旁邊的地面上晒太陽。

離他們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孤零零地坐着一個十二歲上下的男孩瓦尼亞·戈里欽柯。他坐在他擦皮鞋的箱子^①旁邊發愁，太陽照得他眯縫着眼睛。他的木箱很單薄，是用零碎木板七拼八湊釘成的，看得出來是瓦尼亞亲手做的。他的擦鞋用具也不多。

瓦尼亞蒼白的臉挺干淨，他的衣服也還完整，可是他臉上和衣服上已經現出一點不整洁的样子來，這種不整洁的样子到後來在舞台上和小說里倒能使慈悲心腸的人看得入迷，不過一到街上可就使他們厌恶了。瓦尼亞這種拜倫^②化的过程才剛剛開始——現在，瓦尼亞仍舊屬於不久以前大家簡單地叫做“好孩子”的那一類人。

有一個本地青年，把两只手漂亮地插在上衣口袋裡，嘴角上神氣十足地叨着一支正在冒煙的烟卷，邁着很快而有力的步子大搖大擺地从小花園後面走出來，一直向瓦尼亞跟前走來。他揪起新褲子的褲腿，把一只腳放在腳蹬架上，從牙縫里漏出一句話來：

“有黃的嗎？”

瓦尼亞吓了一跳，抬起眼睛來，一把抓住刷子，可是馬上縮回手來，又慌張又難過地回答說：

“黃的？沒有黃的。”

那個青年扫興地把腳從腳蹬架上拿下來，重新把两只手插在衣袋裡，輕蔑地咬了一下烟卷問：

“沒有？那你坐在这兒干什么？”

瓦尼亞聳聳肩，摊开兩把刷子說：

“那我有黑的……”

那個青年生氣地用皮鞋尖踢了一下腳蹬架，尖聲叫着說：

“这簡直是騙人嘛！有黑的！你有權擦皮鞋嗎？”

万尼亚朝箱子弯下腰去，急忙动手收拾自己的东西，可是他的眼睛却抬起来瞧着那个青年。他准备說几句辯白的話，可是这当儿他看見那个青年背后又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少年，又高又瘦。他生着一張帶譏諷和惡意的大嘴，一双快活的眼睛。他的衣服虽然旧，可是究竟还是一套衣服，只不过上衣里面沒有衬衫罢了，因此上衣的扣子全都扣好，領子也竖起来。头上戴一頂方格的淺色鴨舌帽。他說：

“先生，請您躲开，讓我来，我願意用黑的……”

那个青年不理新来的人，却沒完沒了地追問：

“你也算是擦皮鞋的！你有証件嗎？”

万尼亚放下刷子，他已經躲不开那个青年的憤怒的眼光了。以前万尼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証件在人的生活里是多么重要，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地准备过怎样来回答这种不愉快的問題。

“怎么样？”那个青年粗暴地問。

在这可悲的关头，万尼亚的脚蹬架上又出現了一只脚。这只脚上穿着很旧的淺土色的皮鞋，很久沒有擦过皮鞋油了。那个青年让人家很不客气地一推就推到一旁去了，不过这一推紧跟着有很客气的話：

“先生，您想一想，无论什么样的証件也当不了黃鞋油使啊。”

不管是推也好，客气話也好，那个青年一概不理。他把烟卷往馬路上一扔，冲到万尼亚跟前，龇牙咧嘴地說：

“讓他把証件拿出来看！”

① 一般擦皮鞋的箱子是一个小木箱，箱子的一头釘上一个脚蹬架。——譯者

② 拜倫 (1788—1824) 是英國的一個終生過漂泊生活的革命浪漫派詩人。——譯者

穿淺土色皮鞋的那个人生气地轉过身来对着他，用整个广场都听得見的嗓音嚷起来：

“先生！您可別惹恼了我！也許，您不知道我是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吧？”

多半这个青年真不知道他是誰。他急忙退到一旁去，有点害怕地从远处望着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伊果里向他迷人地微微一笑，說：

“再見……我跟您說再見呢！为什么您不回話呀？”

問題提得直截了当。因此那个青年甘心情願地小声說了一句“再見”，就很快地走开了。他在小花园旁边停了一下，嘟囔了一句什么話，可是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这时候只关心擦皮鞋的事了。他的脚重新放在脚蹬架上。万尼亚的一只眼睛快活地挤了挤，問：

“要黑的嗎？”

“勞駕給擦一下吧。我不反对。黑的更好。”

万尼亚拿起一把刷子来蘸鞋油。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跟那个青年的英勇的冲突使得万尼亚很高兴，可是他仍然問：

“不过……要十个戈比。您有十个戈比嗎？”

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的帶惡意的嘴唇露出笑意来了。他說：

“同志，您对所有的人都問这种愚蠢的問題嗎？”

“究竟您有十个戈比沒有？”

伊果里·切尔諾戈爾斯基平靜地回答說：

“我沒有十个戈比。”

万尼亚不放心地停下工作問：

“那么……你有几个呢？”

“錢，我沒有……沒有，你明白嗎？”

“沒有錢可不行。”

伊果里的嘴乐得快扯到耳朵根了，眼睛里現出好奇的神色，問：

“为什么不行呢？行啊。”

“不給錢？”

“是啊，当然不給錢。你擦着瞧吧。会有很大好处的。”

万尼亞高兴得尖叫了一声，然后咬住下嘴唇。他眼睛里放出真正激动奋发的火花来。

“不給錢就擦啊？”

“是啊。你擦着瞧吧。你看不給錢会怎么样。”

“好吧，我就來試試看……”

“从你的眼色我就看得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馬上來試試看，会有好处呐。”

万尼亞用譏諷的眼光向他的主顧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后他就使劲擦起来。

“你是流浪儿嗎？”伊果里問。

“不，我还不是。”

“你会变成流浪儿的。你在上学嗎？”

“我上过……可是后来他們走了。”

“誰走了？你的爹媽嗎？”

“不，不是我的爹媽，是……这样的。他們結婚了。以前我有过爹媽，可是后来……”

万尼亞不願意講。他还沒有学会利用自己生活中的不幸来获得利益。他仔細瞧伊果里的穿坏了的皮鞋后跟。

“这个小箱子是你自己做的吧？”

“怎么样？不好嗎？”

“好极了。你住在哪儿?”

“没地方可住。我想坐火车进城去……可是我没钱……我只有四十个戈比。”

万尼亚·戈里钦柯很平静地说了这些话。

皮鞋擦好了。万尼亚抬起眼睛来，带着骄傲而幽默的神气问：

“会有好处吗?”

伊果里轻轻地拍拍万尼亚的长着淡黄色蓬乱头发的头说：

“你是个快活的小家伙。谢谢你。你要明白，人是一眼就能看透的。我们一块儿坐火车进城去，好不好?”

“可是没有钱……我只有四十个戈比。”

“你这个人真怪。我又不是跟你說我們要买什么东西。我是說我們坐火车进城去。”

“可是钱呢?”

“我们又不是坐钱，是坐火车啊。对不对?”

“对，”万尼亚想了一下，点点头说。

“那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不是錢，而是火車。”

“可是票呢?”

“票，那不过是形式罢了。你坐在这儿，我马上就来。”

伊果里·切尔諾戈尔斯基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什么纸来，仔细地看了一下，然后把纸放在太阳光底下照了照，快活地说：

“一切都对。”

他指着邮局那所房子说：

“看来，在那所可爱的小房子里倒有多余的钱呢。你等着我吧。”

他扣紧上衣的扣子，戴正帽子，就不慌不忙地向邮局走去了。万尼亚用注意的、带点惊奇的眼光瞧着他的背影。